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72

2008年9月27日

\*\*\*\*\*

## 震驚世界與華爾街的十天

文森特·科洛<sup>1</sup>

### 布什當局推出了美國歷史上最大金融救援方案 —— 但誰將為此買單？

無數證據證明了布什政府和世界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超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不僅僅對於全世界的窮人是一場災難，而且最終也對瘋狂追求利潤的這一制度本身造成了致命威脅。當全球性金融危機進入了一個新的關鍵階段的時候，我們絕對不應低估2008年9月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將帶來的影響。最近幾天，作為全球金融體系的“神經中樞”——整個美國的金融體系已經搖搖欲墜處於

---

<sup>1</sup> 本文載於 China Worker 國際民主社會主義網站，<http://www.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517/>。

全面崩潰的邊緣。甚至連布什本人也將“強大的美國經濟”描述為一座用紙牌搭建的房子：“紙牌房子搭得太大並已開始超出華爾街所能承受的範圍。所以當一張紙牌倒下的時候，我們不由擔心整幢建築會一起倒下。”

即使與 1929 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二戰前後美國金融強權的崛起和 1989~1990 年間世界範圍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相比，今天所發生的這一系列動盪也將代表著資本主義歷史上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時刻。而這正好也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軍事強權達到了其極限並開始出現衰弱的現象相一致，兩個進程之間相輔相成，世界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

在這十天內，美國財政部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中央銀行）已經展開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國家干預行動——整個歷史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採取的最大的國家干預行動——希冀以此將金融體系挽救出瀕臨崩潰的邊緣。這一切開始於 9 月 7 日國有化（美國官方將之稱為“託管”）世界上兩個最大的金融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這兩家公司共同掌握了約近六萬億美元價值的住房貸款。它們的崩潰將意味著迄今為止歷史上最大的債務崩潰——60 倍於 2002 年的阿根廷金融債務危機。

整個危機起始於 2006 年年底的美國住房貸款領域，然後如井噴般地迅速蔓延整個銀行體系。但是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深深植根於資本主義為追求利潤而不是滿足實際需要的生產方式本身，資本主義制度創造出數以百萬種的方式來壓低社會財富的全民分享，盡可能的降低工資而為一小撮超級富豪們實現利潤最大化。為了維持消費——即“市場”——儘管實際工資在下降，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被迫訴諸於泡沫經濟和無限制的擴大信貸。在短期內，這為華爾街和金融資本寡頭們提供了鉅大的利潤，但最終這不過成為一片泡影。正如社會主義者們所一直警告的，這不可避免地

必將出現反作用力，而經濟最終要回歸“真實層面”。而現在，這一進程正在全面展開，它被證明是如此迅速的、難以預測的和具有驚人的破壞力。這破壞力在最近幾天表現尤為明顯，一個接一個的令人震撼的消息衝擊著整個金融市場，並迫使美國政府介入前所未有的鉅大的救援行動（如以 850 億美元拯救美國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

### “大規模的全面失敗……”

經過連續數天的動盪，9月18日（週四），美國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為華爾街推出了高達七千億美元的援助計劃，其目的在於重組美國的銀行系統而將那些如山般“惡性”債務轉嫁到公眾的頭上。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中央銀行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帶領下又在貨幣市場中注入1800億美元的流動資金以企圖破解日益惡化的信貸凍結。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上週告知美國兩黨的政客們，“美國金融體系的信貸狀況，也就是經濟的生命線，已經完全處於凍結之中”，銀行之間已停止向其他銀行提供隔夜貸款。他進一步警告道，“在未來的數天內你可能會有鉅大的麻煩，這將超越銀行體系而可能影響到一些‘大品牌公司’”。當政客們結束了與伯南克的會議後仍然處在被深深震驚的狀態中——這是“這一會議如此令人震驚是我們任何人職業生涯中所從未經歷過的”，民主黨人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如此說道。<sup>2</sup> 上週美聯儲為首的救援行動是一年內第四次中央銀行出面協調美元貨幣供應狀況。這就好比是使用電子震盪器來電擊心臟驟停的病人。12個月中連續出現四次嚴重的“心臟驟停”症狀，全球金融體系的“身體狀況顯然不是很好”！

---

<sup>2</sup> 彭博新聞社，9月22日。

除了在美元流通上的前所未有的干預，一些短期變化使得資產階級經濟評論家們聲稱形勢已經發生逆轉了。9月19日股票市場發生了全球性的瘋狂上漲，而這幾乎是我們從未看到過的。許多股市都打破了其上漲的歷史記錄（莫斯科交易所在由於損失慘重而閉市兩天後出現了大漲22%的新記錄）。但這不是危機的終結，遠遠不是。

由此對政治的影響仍然在進一步擴散，尤其是如何能“趕上”重要的群眾性的意識變化：必須要有明確的替代資本主義的途徑和得以實現它的組織手段——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具有戰鬥力的工會。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如此可怕的全球性資本主義狀態和破紀錄的政府和央行進行“生命支持”，尤其是在美國出現這種狀況，將對於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產生鉅大的影響。

當然，華盛頓政策轉變的目的是挽救他們的資本主義朋友——是救助富人而不是窮人。布什和保爾森呼籲“快速的”解決方案，以希望民主黨控制的國會能在目前的形勢下簽署新的一攬子救助方案，從而能有效地幫助華爾街上的“無賴銀行”們擺脫由於它們自身行為造成的影響。但是，政治性的抵制可能會進一步加強，尤其是當這一交易的實際影響為公眾所瞭解——在這個方案中美國公眾將承擔鉅大的成本但卻不能增加對這些幾乎“身無分文”的公司的控制權和知情權。

## 鋌而走險的政策

在“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國有化的問題之後——對於死硬派新自由主義行政當局而言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由於政策上非同尋常的搖擺而導致危機向進一步危險的階段在發展。而在“兩房”救助行動的一週後，9月15日保爾森和伯南克拒絕對雷曼兄弟投資銀行採取類似的救援行動，他們認為雷曼兄弟破

產帶來的後果是“可控制的”。但顯然這被證明是個嚴重錯誤的判斷，作出這一決定的部分原因應該是政治考量，他們希望在“兩房”救助行動後劃出一條“底線”，即並非所有遇到麻煩的公司都可以期望得到政府的救助。但是讓雷曼兄弟自生自滅的決定還揭示了財政部與美聯儲觀點上的差距，現代金融資本體系是如此深奧而不可捉摸，沒有人能充分瞭解其所涉及的風險。在“正常”時期，華盛頓所犯的錯誤不一定會在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內顯示出來，但今天的惡性危機使結果立顯無疑。雷曼兄弟的崩潰震動了整個世界，尤其嚴重的是使本已處於緊張的信貸市場面臨全面癱瘓。銀行拒絕貸款給同行或其他任何人，它們不得不懷疑每一個交易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新的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崩潰也給剩下的兩家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增加了壓力。後者被收購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其股票價值已下跌了 57% 左右。美國瓦霍維亞銀行（Wachovia）和中國主權基金中國投資公司（CIC）已經各自擁有 10% 的摩根士丹利的股份，而日本的三菱 UFJ 銀行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買家。

9 月 21 日星期天，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兩家投資銀行在國家主導的交易中轉變成為銀行控股公司而使他們第一次處於美聯儲的監管之下。“它們害怕如果它們不進行轉變，它們就有可能死亡”，一個華爾街的金融分析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聯儲採取行動將關閉剩餘所有能‘被雷達偵測到的目標’”，他進一步補充道，即指那些有可能再次出現的恐慌性拋售或銀行收購的情況。彭博新聞社（9 月 22 日）的新聞標題是，“華爾街控制金融世界達 20 年之久的歷史已於昨晚結束”。

最近幾個星期內可以看見投機者們進行著世界範圍的“平倉行動”以逃離各種形式的風險，尤其是高槓桿比率的（由借貸驅動）的投機交易。因為瘋狂搜索相對“安全”的賭注，整個資本

主義世界所有的公司股票，特別是銀行業的股票，一直在呈自由落體的狀態直線下降。政府背景支持的資產如政府債券是突然的鉅大需求，儘管回報率很低，但是在一些國家，政府債券由於需求過旺以致於出現斷貨的狀況。雷曼兄弟的崩潰也成為其他更大的金融公司崩潰的臨界點，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持有數十億美元的雷曼兄弟的債券——而現在卻一文不值。

美國國際集團（AIG）即使從金融業的角度來說也是一個鉅人——就資產規模而言它是世界上第六大公司。截至上週，它已經變成為 80% 股份國有控制的企業。它的老闆已經被踢出局外，但除改變所有權之外，沒有其他太多的改變。如同許多金融同業一樣，美國國際集團（AIG）已由一家保險公司演變發展成為一家大規模的對沖基金，所從事的業務包括複雜（可讀作：無法解決的）的金融產品，以及傳統的保險和養老基金。由於其在全球範圍內龐大的規模和影響，美國國際集團的崩潰可能會影響到在數個國家不同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從而將危機昇級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目前整體的局勢已經出現類似於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特徵。儘管最近已經採取了規模空前的國家干預，但由資本主義“巫師們”所製造的大規模的混亂仍然可能繼續發展。由於資本主義政府表示更多的國家干預可能是拯救其制度惟一的出路，所以一些較不穩定（但利潤豐厚的）的投機行為，如“賣空”將被禁止，至少是暫時禁止。在實踐中所謂的“放空”就是指投機者，往往是對沖基金，預先借入他們預計價格可能會下跌的股票以出售，然後在價格下跌後再以較低的價格買回，將股份返回給原借貸人，而他們同時可以保持盈利的做法。由紐約、倫敦和其他一些金融中心的監管機構出臺新的禁令以禁止“賣空”行為，因為“賣空”可能加劇已經大幅下跌的許多股票——如銀行股，

從而加深危機。然而，新的措施不過是解決疾病的一些表面症狀而已，而不是疾病本身，疾病本身恰恰就是資本主義制度。

## 投資銀行的崛起與衰落

自從里根時代以來的布什、克林頓和其他美國當局就一直在反對國家干預，利用“華盛頓討債公司”——世界銀行（WB）和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貿易“黑手黨”——世貿組織（WTO），到處威脅和恐嚇新殖民世界的政府放鬆國家控制的行業、取消貿易管制和其他管理規則。而目前的情況恰恰是驚人的諷刺。在過去 25 年來一直處於“私有化大海嘯”最前沿的投資銀行們，現在或被國有控制或已徹底崩潰。例如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曾經出現在德國政府的國家預算案內，因為它們負責監督德國鐵路系統的部分私有化進程，這是歐洲最大的國家出售國有資產的案例之一。上週美國銀行收購的美林一直在負責策劃南非、中國等國的私有化進程。而現在，當初的那些私有化推動者自己卻要依靠國家干預來維持生命。

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福音傳教士”，所有這些公司都曾經扮演過重要的政治角色。它們在華盛頓進行積極游說，慷慨地給政客們提供政治捐款以換取他們支援在銀行業推行激進的放鬆管制措施。他們曾被稱讚為創新者和金融天才，而今天同一批政客們卻在攻擊它們的貪婪和腐敗。就譬如我們很難認真對待——最近總統候選人參議員麥凱恩的反華爾街的言論，在他擔任參議員期間，他一貫反對任何更嚴格地監管金融部門。而民主黨執政時，推行的也是類似於共和黨小布什的金融政策。正是克林頓總統在華爾街的游說的壓力下廢除了 1933 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令，該法令主要作用就是限制投資銀行的金融角色。而今天歷史已經

完成了一個輪迴，最後兩家投資銀行自己投票要求被置於美國聯邦政府的“保護”之下。同樣的命運可能也在等待著對沖基金，這些神秘而完全不受控制的金融公司在股票市場的交易中佔了很大一部分份額。

但不幸的是，這些金融機構的死亡並沒有宣告資本主義制度的寄生體過度投機的終結。投機本身是這一制度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方式而言，投機行為顯得更為古怪而無法控制。新的法律和規章可以在短期內有一定效果，特別是在當前商業環境如此糟糕的情況下，主要的金融機構都依賴於國家的支持。但是除非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否則不可避免的新的和更為難以捉摸的“金融花招”將被發明出來。

## 七千億美元銀行拯救計劃

現在資本家們將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保爾森的七千億美元拯救計劃上，期望以此來“清理乾淨”整個銀行體系。該計劃的金額數字達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這一最新計劃尚未得到國會批准，而且在美國政府最近幾個月來大規模支出救援行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財政部和美聯儲已經花費九千億美元來處理金融危機。這其中包括 2008 年 3 月份出資 290 億美元用於幫助摩根大通（JP Morgan）收購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分別出資各一千億美元以拯救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投入達三千億美元以幫助美國聯邦房屋管理局，以及上週花費另外 850 億美元拯救美國國際集團（AIG）。

新的七千億美元拯救計劃是類似於 1990 年代日本、瑞典和其他國家遭受金融崩潰所採取的干預措施。這意味著納稅人的錢將沒有用於發展基礎設施或改善至關重要的公共服務，而是用來購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堆金融垃圾。另一種選擇是——讓更多



的銀行去自行了斷，但這將威脅到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根基。但是布什政府還沒有向人民解釋這項鉅大的開支將如何支付。在影片《超人》中，洛伊絲·蘭被從大廈上墜落時為超人所救，“你現在托住我了”她問道，“但誰在托住你呢？”

美聯儲和美國政府所承擔的鉅大的額外負債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這些機構的信用評級，從而迫使借款成本上昇，而賬單將寄給全體美國納稅人。保爾森的計劃將使美國的國家債務從 10.6 萬億美元提昇到 11.3 萬億美元。這一成本將相當於國防部、教育部和衛生與人類服務部所有年度預算額的總和。<sup>3</sup> 這個拯救計劃的經濟負擔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落到全體美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身上，不僅僅提高稅收和其他費用，也包括削減政府其他方面的開支。甚至正如《紐約時報》也在發問：“政府和國會怎麼能在還沒有試圖找到大量的金錢來改善國家的醫療保險制度和修復橋樑與隧道情況下說現在可以隨時拿出七千億美元拯救金融體系呢？”

### “虧損國有化……”

即使是資產階級評論家們也很快指出，保爾森的計劃只不過又是一個“損失國有化，利潤私有化”的案例。例如上週提供給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最初三百億美元的國有資金，被直接支付給了美國國際集團的債權人——投資銀行們。普通工人階級自然會問，為什麼他們需要承擔費用來資助那些創造了危機的無賴公司？而同時，對於普通勞動人民而言，他們得到的是高失業率、喪失抵押貸款的房子和收入減少。財政部的團隊急於轉移這樣的批評，在拯救計劃中加入補充條款，如允許罷免董事、削減給予

---

<sup>3</sup> 彭博新聞社，9月21日。

高管的獎金和限制給股東賠償等。但這都是表面文章而已。社會主義者認為，國家資金必須全民所有與民主控制——今天腐敗的老闆們應該捲舖蓋走人了，通過建立強有力的工人組織取而代之的應該是選舉出來的工作場所和更廣泛社區的民選代表。

沒有人真正知道到底將不得不花費多少來重組美國的銀行系統。七千億美元這一數字純粹是財政部官員的猜測，而更多悲觀的預測，可能會到達一萬億美元。即使這個數字也可能太低——銀行迄今已公佈超過 5140 億美元的損失和壞賬，而其底部到底是多少尚不得而知。有些人已經警告說，不到半個月前的“兩房”交易的成本可能大大超過了二千億美元的撥款。而同時資本主義政客們的選擇又是什麼呢？來自各個方面的評論家警告說，不干預將導致“蕭條”並給美國帶來自從 19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越來越多的人在詢問這怎麼可能呢？就在 18 個月前，同樣是這些政客們告訴我們，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和“高效率的金融市場”，我們正身處歷史上最好的時代。

這一危機起始於今天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佔主導和指導地位的金融部門，而且迅速蔓延到整個經濟體系中，這對於全球工人階級而言將是一個鉅大的挑戰。而出路只有工人階級在其他被壓迫的社會階層的支持下，利用集體力量以結束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新的替換它的制度——民主社會主義。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危機意味著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綱領的有戰鬥力和民主的工人階級政黨。